

九頭鳥叢書

恩重如山

劉醒龍 著



恩 重 如 山

刘醒龙 著



农干院 B0032378

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九头鸟丛书

书 名:恩重如山

作 者:刘醒龙

责任编辑:彭兴国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学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

邮政编码:100037

电 话:8326644—2370

激光照排:北京轻工业学院奥特公司

印 刷:北京彩虹印刷厂

厂 址:北京顺义

国内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字 数:210 千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0

版 次:199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—5071—0231—7/I·233

定 价:9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印装错误,寄厂退换。

四聋子过去听人说鼓书时，总是想入非非，指望哪一天也有一个螺蛳或狐狸精变成女人，来替他洗衣做饭作老婆，今天一早，这愿望眼看就要实现了，却在转眼间变成了花棉袄，又变成了婴儿。

——《恩重如山》

九头鸟的诞生

林 雅

遵野莽君命，为此套家乡作家的丛书作文，首先便是一喜。闻世人曰：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。”言者讥赞不一，闻者争论不休。我曾以同类的荣辱之心，考阅辞书，乃得阐释，九头鸟原是一种神鸟，它智慧，以脑袋九倍于凡鸟的优势，看问题往往可以从九个方面；它顽强，斩去一头，尚有八颗，缺者则又瞬间复生，斩斩不绝，生生不息。便想那血色镜头是何等的壮烈！简直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寓言。若非神话，又岂不可荐它作只国鸟？私心得意，祝贺自己居然亦属可匹敌于天上九头鸟的地下湖北佬中之一员。

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之地，屈原宋玉，公安竟陵，才子风流，文士如云，领尽百代诗文风骚，大言唯楚有才不惭。俱往矣，却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，自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奖始，湖北作

家又夺奖不绝：刘富道的《眼镜》、《南湖月》，姜天民的《第九个售货亭》，喻杉的《女大学生宿舍》，李叔德的《赔你一只金凤凰》，楚良的《抢劫即将发生》，王振武的《最后一篓春茶》，映泉的《同船过渡》、《桃花湾的娘们儿》，方方的《风景》，池莉的《烦恼人生》。长篇巨制获奖以及获誉者，尤有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，鄢国培的《长江三部曲》，李尔重的《新战争与和平》，杨书案的《孔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等系列历史文化小说。其声其势，已使国人瞩目。

以将中国作家推向世界为己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，面对国内偌大文坛，对湖北作家似乎情有独钟。近些年来，它以英文和法文，《中国文学》期刊和熊猫丛书的多种形式，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了杨书案的长篇小说《孔子》、《老子》，方方的小说集《桃花灿烂》，池莉的小说集《不谈爱情》，刘醒龙的小说集《乡村教师》；合集选译了方方的《风景》，池莉的《烦恼人生》，叶大春的《岳跛子》；期刊译载了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部分章节，刘富道的《南湖月》，李叔德的《赔你一只金凤凰》，蒋杏的《白风筝》，晓苏的《三个人的故事》，叶梅的《撒忧的龙船河》，池莉的《烦恼人生》、《月儿好》、《城市包装》，刘醒龙的《村支书》、《凤凰琴》；中文版选刊自创刊号始，又相继选载了池莉的《紫陌红尘》、《绿水长流》，刘醒龙的《白雪满地》，方方的《名人三说》。

当然，这只是有幸入选或被译的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，更多的作家和作品则仍在遭受冷落，甚而至于

连以原始中文结集的机缘亦难寻得。有的一步之差，未登巅峰；有的孤旨苦心，欲创文风，惜反不为时尚所悦；有的功法早已非凡而至今不得出头，完全应归咎于鸿运未至。经济以及远见上皆处于比较贫困状态的本土出版者，对本土作家的尴尬只肯相望叹息，即便因某种压力而对先为外界捧出的作家勉强出了选集，亦多为极怪吝羞涩的小本，窄而又薄，跻身书列几近于儿童读物。英年早逝的大别山人姜天民者，便是头枕一册亦可称为遗著的处女集，含苦笑半口命归黄泉。而另一位中年未娶的王振武，临死则连如此小书亦未能一睹。昔日太白有诗：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呜呼，岂知与出版相比，蜀道尚易。试想上那峨嵋仙山，只须一步一步爬将上去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终有一日可见佛光，然出书之难，却使无数作家穷其终生而进不得出版大门，而其中未尝没有将被后人追认的天才及其经典。

出书一方面难于上天，另一方面又易如反掌。君不见时下文坛，丛书系列之类已蔚然成风。主编策划似乎多为一主义，一现象，一帮派势力计。然更多的乃是为了讨个“说法”，在一句人为的口号下信手编联，牵强附会，风马牛不相及。亦有为避此忌者，故将书系之名只管伟而大之，或泛称“当代××丛书”，使人误感黑人莫里森亦已跨海为伍；或大言“中国××系列”，使人错觉吴敬梓又如何不能入书？

去年七月，有火城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周公逃暑来京，与昔年同窗野莽君饮酒间论及出版，莽君笑曰，楚

地作家皆姐妹兄弟，与其一花独放，何不一网打尽？此举既是京都游子的乡土情结，亦是一编辑出版家的历史功绩。于是方有了九头鸟丛书的宏构。联想上述各类丛书，据我寡闻，以作家的生长群落为书系的，“九头鸟”之前尚无籍考。这便尤显其神鸟九头的多思善飞，奇异超凡。尤可令人叹羡的则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文学出版社，四十五年来一直循规蹈矩于将方块字一个一个地弄成洋文，如今居然对此套丛书下了破例的决心，实在是为那神鸟的魅力所惑。

现在这套丛书即将分辑面世，我预祝它在纯文学正趋复兴的大好时机里，取得各种意义的成功。同时，还想借孙逸仙先生一句不朽勉言转勉丛书中的诸位家乡作家，那就是“同志仍需努力。”又想起神话辞书中曰：九头鸟智慧顽强，独惧天狗。天狗恶劣，举世皆知，狗胆敢吞朗月，可将一个明媚良宵变得黑暗。不过如今有电，九头鸟们夜晚闭门不出也罢，你们不是正好可以拧开台灯坐于写字桌前，为这套丛书续写新章么？

神话中的九头鸟没有诞生，诞生的是这套现实的丛书。眼下文坛热闹，八面来风，但无论何种风起，飞得最好的自然还应是九头鸟。我以为。

1994.5.31 日匆匆

目 录

九头鸟的诞生

林 雅 I

恩重如山	1
鸭 掌 树	41
白雪满地	97
村 支 书	145
凤 凰 琴	190
农民作家	248

恩重如山

阴历是丁巳年，阳历是七七年的那一年冬至节，垌里人一大早就听见一个陌生婴儿的啼哭，在家家户户的枕头上回旋着。

啼哭声好弱。

大家就想到，这定准是个早产儿。

大家都是心中有数，垌里几个驼肚子的女人，还没有到解怀的时候，也都明白，所有驼肚子的女人，从没有象现在这几个驼肚子的女人卖力，一天到晚都在憋着气用力往下挣，想赶在腊月三十以前将那一团细皮嫩肉挣下来，免得拖到明年。明年年岁不好，是个无春年（即农历没有立春的年份），生的孩子，日后大小前程好歹运气都要受到好几成的折损。垌里的前辈中，四辈子是无春年生的，都到了胡须拖鸡屎的年纪，还没有哪个女人肯上他

的门。四聋子过去时常蹲在门口大声叫骂：“再搞十次土改，老子依然是贫雇农，你们箱子底下有几个钱的家伙可得当心点，你们连一次土改关也过不了，到时候老子就是七十岁了，也要将你们家的黄花闺女分一个回来作老婆。”现在四聋子依然在叫骂，但次数日见稀少，中气也不大如从前足了。

不知是哪个能干女人，到底如愿提前将血衣包扁了下来。那啼哭声一落到枕间，便惹起不少夸奖、羡慕和夸奖羡慕之后男女之间的那种勾当声。

等到天明起床，第一个出门捡粪的人吆喝起来时，人又明白，哭声好弱不一定就是早产儿。冻极了，饿极了，病极了的婴儿哭声也是洪亮不成的。

出门捡粪的是四聋子。

四聋子不论冷热天，早晨决不赖床，一觉醒来，就马上穿衣下地，出门做事。几十年如一日。以往，工作组老是评他的劳模。他得了奖状，回头就送给肯让他摸一下的女人剪鞋样。四聋子其实也想象别的劳模一样四处作报告介绍经验，在外面开会吃好的不说，晚上睡觉还有女服务员帮助掖被窝。工作组却不让他去。这全怪四聋子头一回作报告时，将工作组教的话忘记了，说自己每天起早下地干活，是因为一个人睡觉没意思，守着空被窝想女人，特别难熬，只好找点事做，好转移注意力。不然，又会象年轻时那样，睡在床上打自己的手钏。那样会伤元气，会短阳寿的。工作组气得当即就将他撵回家，无论他怎么背诵毛主席语录也无益。

婴儿啼哭是强是弱四聋子一点也不在意。他一边走一边用粪刮将躺在薄霜中冒着热气的猪粪铲进篋篋。这时，山顶上透出锯齿一样一带有亮的天空来，垅里也一下子明白了，只是大部分

窗户仍是酡黑酡黑的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四聋子想，这是女人的臊气将男人蒙住了，搂住那一团暖和的肉，谁还愿意早点撒手呢！

想女人，女人就来了，朦朦胧胧地，四聋子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门口，有团花花绿绿的东西。那模样乍一入眼，四聋子还以为是从山那边嫁到垅里来的静文。垅里女人中，只有静文的穿戴，让人在黑暗中也分得清。

四聋子说：“喂，你怎么起这早？抵不住你男人的冲锋枪了？”

没人答应。四聋子愣了愣。

又说：“你要奖状做鞋样么？”

见无人理睬，四聋子走拢去才看清，那只是一件花棉袄。四聋子用粪刮捞一下，想将花棉袄钩起来。不料，一声响亮的啼哭腾空而起，四聋子猝不及防，半箕箕粪失手弄泼了。

四聋子过去听人说鼓书时，总是想入非非，指望哪一天也有一个螺蛳精或狐狸精变成女人，来替他洗衣做饭作老婆，今天一早，这愿望眼看就要实现了，却在转眼间变成了花棉袄，又变成了婴儿。

心里一惊一气，四聋子就象盼再来一次土改那样吆喝起来。

“喂——这是谁家的野种呵！”

一人咋呼，满垅咋呼。马上，人都起来看稀奇。

女人都看那婴儿。

男人都看那花棉袄。

女人议论婴儿长得好模好样，看那黄豆大小的卵子，就知道日后是风流种。

男人唠叨，花棉袄象只骚狐狸皮。一边说一边轮流用鼻子嗅，然后，一致同意说，这种味道，只有城里的风骚女人身上才会

有。

四聋子听到女人的夸奖，忍不住一阵凄凉从脚底往上升，便有意扫女人们的兴，说：“看模样顶屁用，得看八字。这伢儿呀，十三岁时若无贵人搭救，一生便无出头之日。”

见到女人们都怔怔地听自己说，四聋子高兴极了。

又说：“冬至节的早晨让女人衣物罩住了头，一百二十岁也别想翻身转运。”

书报上，电台广播里，成天到晚都说算命的话不可信。而这说算命不可信的话，垸里人总听不进去。所以，四聋子的话一出口后，这孩子就注定归他所有了。几个想收养的年轻寡妇便立刻打住了念头。

这时，静文的丈夫打雷似地吼了一句：“都给我上工去，谁走慢一步，就扣谁的三基本。”

静文的丈夫是队长。

垸里人中，没有敢不听话的，连四聋子也从未听漏他的一个字。

人都开始离去时，静文在丈夫背后叫起来：“都走了，这孩子怎么办？得有人养呀！”

队长听了忙说：“都别走。谁家愿意再养一个孩子？”

四聋子说：“兄弟，这事你可不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，得自愿罗！”

队长说：“我可以给他增加三基本。”

四聋子说：“那就让你媳妇抱回去呗。”

静文这时款款地走了几步，四聋子看到她的胸脯象两块水豆腐颤悠着，静文对丈夫说，这事得大家作主，不该政府出面干涉。队长立刻不吱声了。

静文扭头对垭里人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象捡东西一样，谁先发现就归谁养。”

垭里人都说好，说：“四爹，你不娶媳妇就得个儿子，太便宜了。”四爹是四聋子的尊称。

四聋子这时急了，看到静文那一脸好看的笑容，他不忍心骂，就转向静文的丈夫。

四聋子骂道：“你狗日的将来不得好死。”

队长说：“那你说我怎么个死法。”

四聋子听出这话里有一股整人的味道，愣了半天，才想出一句可以下台的话：“象林彪一样，坐飞机摔死。”

垭里人哄地笑了，说：“不管是谁，能摊上这么个死法，太值得了！”

队长也笑了，说：“四聋子，你也值得，连扒女人裤子的力气也没费，就白落得一个养老送终续香火的儿子。”

四聋子说：“又不是我舍不得费力，我是有力无处使哟。”

静文才刚满十八岁，四聋子的话撩得她满脸通红。队长一见，忙说：“这孩子的归宿就这么定了，日后让他做牛做马，一切都是你自家的事，你要他怎么报恩就怎么报恩。”

大家都散去时，四聋子却极其恶毒地骂了一句。

静文听见了，转身说：“队长是党员，你敢骂党？”

四聋子一手拎着花棉袄里的婴儿，一手拎着篲篲回答：“他们将我捡的粪全弄泼了。”

这时候，山那边射过来的第一道阳光，刷地照在婴儿的脸上，如同传说中的真命天子转世那般光景。四聋子抱着婴儿站在一大堆冒着白气的猪粪前。阳光和白气恰似那瑞气和祥云。

二

四聋子给捡来的婴儿取名叫冬至。

四聋子不学别人，对不是亲骨肉的儿女，千方百计地遮掩其来历。他每天早晨醒来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对着床上逐渐长大的那只光溜溜的屁股摔一巴掌，同时小声说一句：

“你这野种是老子捡粪捡回来的，长大了可要报老子的恩啦！”

聋子小声说话，别人听了却似雷鸣。垌里人听习惯了，若是哪天早晨没听到这声音，人就猜测四聋子是不是钻到哪个寡妇被窝去了，塘边洗衣涮马桶时，都一齐找寻哪个寡妇眼窝发黑了。

四聋子自己也没料到，因为有了冬至，才让他总算没有白投一回男人胎。

那天，他抱着冬至，十分无奈地往家里走。一缕阳光始终照在冬至的脸上。四聋子不知这是吉还是凶，只分得清婴儿高一阵低一阵的啼哭，绝对不是什么欢心事。捡来的这个儿子，一点也弥补不了对被弄泼的猪粪的惋惜。他抱着冬至走之前，用篲箕将那猪粪罩住，还一边大声声明：

“这粪是我捡的，等会儿我再来拿。”

静文在前面走着，听到身后的婴儿老是哭个不停，就停下来，等四聋子走拢来时，就抱过冬至。

静文说：“你以为做老子就那么容易？也不知道哄一哄。”

四聋子说：“没生过孩子不知道么事痛。我没经验嘛！”

静文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再在我面前说流氓话，我就叫队长开

你的斗争会。”

四聋子说：“只怕是你不敢在会上揭发我。”

冬至这时哭得更厉害了。

静文就说：“他一定是饿了，得找人喂点奶。”

说着就抱着冬至进了一户人家的门。不一会儿，冬至的哭声消失了，再过一会儿，静文就抱着孩子出来了。

静文对四聋子说：“我帮你和她说好了，以后，孩子饿了，你就抱来找她喂奶。”

四聋子一边伸手去抱静文递过来的孩子，一边点头答应，冷不防一泡臭痰从静文嘴里吐出来，黏乎乎地粘在四聋子的脸上。

看着静文红着脸气冲冲地走了，四聋子愣了好一阵才明白过来，一定是自己伸手去抱冬至时，碰上她胸脯了，四聋子回味半天，才好象有感觉似的自言自语道：

“这水豆腐，硬了点，还没揉软。”

四聋子没料到冬至到他家的第一天晚上，就开始报他的恩。

那天晚上，冬至又是尿又是屎地折腾了半夜，四聋子笨手笨脚地摆弄完，以为再没事了，脱下衣服准备睡觉。刚刚将冷被窝睡热，冬至就开始吊着嗓门哭闹起来，直哭得隔壁人家敲着墙叫：

“四聋子，孩子饿了，得想点办法，别让他呛了肺。”

四聋子气得一掀被窝跳下床，冲着冬至的屁股就是一巴掌，这才抱过他，开门出去找人喂奶。

给冬至喂奶的女人是寡妇。说是寡妇，其实男人并没死，叫她寡妇是贬她。她结婚十几年，生了十几胎，却没有一个活到满月的。最近这一胎又是如此，她丈夫气得离家出走，发誓永远不回来见她。

四聋子敲开她的门。坐定后，她扯开衣襟便将奶头塞进冬至的嘴里。四聋子瞅着那团圆鼓鼓的白肉，怎么也收不回发直的目光。

后来，女人将冬至还给他说：“好了。”

四聋子不肯接孩子，说：“我也饿。”

女人说：“回去啃你的桌子脚。”

四聋子说：“那不中，我饿了几十年。”

说着他便扑上去，女人开始还用冬至来遮挡，到后来则只说门没关，又说到床上去吧。四聋子这时一切全然不顾，就在冰凉的地上了结了自己大半生来的一宗心愿。

由于太急，女人的裤子被撕破了，女人发现后，嘤嘤地哭起来。

四聋子说：“你沾了大光，我是个童男子呢。”

女人仍在哭，嘴里说：“你把冬至的花棉袄来赔我。”

四聋子想了想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这是孙悟空的紧箍咒，离了它，冬至会不报我的恩，长大了会逃走的。”

女人说：“那你赔我的裤子。”

四聋子说：“你还我的童男子身我就赔。”

女人只好又哭。四聋子不管她，抱起冬至走了，一边走一边亲着那小脸蛋，心里想道：一定是老天开眼，派你来作大媒人，守着你，老子一定还有老来福。

因为裤子的事，四聋子耽心那女人不再理睬他了。谁知第二天夜里睡得正好时，门被敲响了。

他问：“谁？”

“给冬至喂奶。”那女人在门外回答。